

幸福了,我的钢!

本报记者 陈昕

幸福的范畴和定义非常广泛,每一个人对它的解读都不尽相同,但有一个对幸福的讲述却让亿万中国人引起了深切的共鸣。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。”面对钢铁行业“新常态”的阵痛,太钢的奋斗者们用汗水交出了漂亮的答卷,2017年实现利润43.56亿元,各项经营绩效指标为2008年以来最好水平,居全国钢铁企业前列。企业好了,他们幸福了吗?下面就跟随我的讲述,去见见这些可爱的人们。

春节刚过,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装置设计室副主任卫靖专程来到太钢,在感谢太钢提供优质材料的同时,也给太钢一同奋斗的同事送去了新春的祝福。“你们提供的材料全部完全满足甚至超过了我们的要求,太谢谢了!”军工核电业务部工艺与成本室的张文茹拉着她的手,“谢啥,这是咱们一起干成的,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。中午就在我们食堂吃点,咱们好好聊聊。”

她们口中谈到的项目正是被称为“人造太阳”的ITER(国际热核聚变反应堆)计划,这可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大科学工程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之一。太钢自2007年参与ITER计划以来,预研开发了外方内圆管、无

缝钢管、焊接管、L型钢、U型钢、矩形钢、锻件、冷轧卷板、热轧卷板、复合板等10个种类的不锈钢高新产品。但其在项目刚起步的时候,中科院的专家和太钢的技术、生产人员却历经了可谓痛苦的挣扎,因为对于这样一个世界超前的技术,外国项目方对于材料的要求达到了史无前例——没有标准、无限趋近完美。在和外国项目负责人沟通中,由于双方理念的不同,材料的生产规程怎么也确定不了,光这一沟通就是两年。最终,太钢用自己科学的方案和完美的材料征服了ITER国际组织、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专家。

“外国人也特别有意思,沟通的时候很强势,一定要按他的方向来。可是自从接受了我们的材料以后,走哪都夸个没完没了,我们有时候都不好意思了。”感叹不容易的时候,张文茹的脸上却很得意,“这个项目往小了说是能源革命,往大了说我们可是拯救人类的未来啊,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,但是现在干着就特别来劲儿!”

个子不高,皮肤黝黑,初见从双龙你一定以为他是个南方人,但他却是个名副其实的东北汉子。他2012年东北大学硕士毕业进入太钢营销部,2014年任钢材电子商务部经理,牵头推进建设太钢电商平

台。2016年,他调任不锈钢一部任经理,全年销量同比大幅增长,其中多个品种创历史新高,被评为太钢2016年度特级劳动模范。仅用4年,这个努力的年轻人就从基层营销员干到了中层管理干部。这是太钢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,敢想、敢做、敢闯的年轻人拥有了更大的施展舞台。在太钢营销部的中层管理人员中,有三分之一是由像从双龙一样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组成,他们正在带领着自己的团队,活跃在营销的第一线,争取着更多的有价值的市场机会。

“我很感谢领导给我的平台,感谢陪我奋斗的兄弟,感谢支持我的家人,也很感激这些年奋斗的自己。”2017年6月,他的孩子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从双龙激动地说,“经过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去产能、取缔地条钢等等政策之后,钢铁行业由混乱到有序,经济由疲转兴,这里面有太多的辛苦,但这几年我的事业和家庭都有了收获,我特知足,我就相信,只要肯干,啥事都能办成。”

走进电梯,碰到了老朋友——营销中心曹娟娟,她憨笑着伸出手悄悄说,“看,我老公送我的大钻戒,平时工作太忙,他前段时间奖励我的!”眼前的这位巾帼可真作出了不让须眉的业绩。(下转第三版)



我的2017

【作者简介】荣润生 1957年10月生于太原市,祖籍,山西盂县。独立诗人。系太钢退休职工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。2009年触网,曾用网名梧桐雨生、桐雨生。2017年出版首部诗集《我的心烫着了黑夜》。

“我是被黑夜吐出来的/我的心烫着了黑夜”此二句出自一首诗。2017年我的诗集《我的心烫着了黑夜》正式出版了,但是并未收入这首诗。最初,诗集题名暂定的是“留胡子的山羊”,因为我以为,内敛的山羊形象严肃得像个思考过度的哲学家。然封面样稿出来后,做了两版设计样本,第一个版本干净简约,可惜山羊带着一副松松垮垮的眼镜,且缺少了那一小撮飘荡的山羊胡。第二个版本与出版后的封面大同小异,热烈奔放,色彩斑斓而又五味杂陈。只是作者名被竖排在一

我是被黑夜吐出来的

只羊腿内,看上去怪怪的,被我一票否决了。

我曾想将书名改为“谁能与我到老天荒”。诗友看了觉得不够形而上,容易被小鲜肉们解读为青涩年华,而我的本义是对生命旷远寥廓的赞叹。付梓在即,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小心翼翼地将“我的心烫着了黑夜”一句递过去,竟然顺利通过终审。看来黑夜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这得首先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黄海阔先生。

在为“我的心烫着了黑夜”这几个字匹配英文句式时,谷歌竟然将其译作:My heart burned the night。这是什么路数?我的心燃烧了一夜?是“烫”好不好!是黑夜被我的心烫着了好不好。中文的“烫”并非只能火攻,难道就不能走走水路?点击再看下一句。My heart was burning up the night。我的心在夜晚燃烧起来?拜托,我的心凭什么要在夜晚燃烧,是烫,是烫,是黑夜被我滚烫的心烫着了。黔驴技穷,牛头马尾凑合着用吧。

诗集出版后,斗胆印了千册,先送文朋好友。绍君告诉我,他的第一感觉是,封面实在没法看,内容没说的。月明兄择三首发朋友圈,素未谋面的石头看到后坐在天街小雨的小楼上向我召唤。我去拜见,寒暄过后,石头捧一册在手,满面佛笑,以浓重的乡音说:“这诗扎实。”我连连应和“杂,杂”。雷霆赶忙解释,是“扎实”。坐在一旁的“叫兽”接过诗集说,这封面设计的,跟地摊货似的。我辩解道,此封面是在我的干预下促成的。“叫兽”说,做任何事都有专业,自己不懂,还要插

手,结果自己丢人让设计师也跟着你们一起丢人。

木已成舟,不思悔改。其实每一辑的插图也都是我P自己的摄影作品而成。诗集共分七辑,第一辑的插图“留胡子的山羊”并非山羊,它其实是一叶风筝,被高斯一模糊,便古灵精怪起来,抽象得像个似羊非羊的山羊头。第二辑的插图“老瓦房”取自外祖母家的旧居,它已经成为我心中永久的痛。第三辑的插图“裂缝是一根穿入光明的线”是站在尖草坪27宿舍桥头拍摄的铁道雪景。我只将其中所有的线条调整到看上去均有裂缝质感为止。第四辑的插图“时光欸乃”是我与妻新婚不久,在新城一处农家小院中,雕有红字“福”的照壁前的自拍照,回到黑白之中,时光欸乃一声,扬长而去。第五辑的插图“简”,源自阳台掠影,只取天美名店楼顶塔尖,变换阈值至恰到好处为止,便有了苍茫云天簇拥人间一双背影的效果。第六辑“俺们村里的那点事”插图与村庄似乎毫无瓜葛,它来自平城大同假古董的城墙之上,姑且将花灯看着嵌满巴钉的木轱辘。第七辑的插图“诗说”是儿子幼年时用毛笔对我肖像的涂鸦作品,原创图下还题有,“爸爸正在打电话”一句。每一辑插页均从某首诗中抽出自以为是的“金句”,招摇炫耀一番。(下转第二版)

导读



从工匠到艺术家
(见四版)